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徐 怀 中

XU HUAI ZHONG

代 表 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徐怀中代表作

方 位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曲哲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徐怀中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213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50册

ISBN 7-5400-0107-0/I·100 定价4.55元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前 言

当我们面对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群，我们便会清晰地感觉到我们面对着一个流动的生命。

前提是——这位艺术家须有一颗执着于斯的心灵。

让我们来读《雪松》，读《十五棵向日葵》，读《卖酒女》，读《我们播种爱情》，读《无情的情人》，读《西线轶事》……我们便被淹没于一条也许并不宏阔激荡却是清澈潇洒的生命河流之中。

我们面对的这位语言艺术家是徐怀中。



徐怀中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于1954年，所以说徐怀中应该是典型的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但是，纵览这位作家三十多年来所创作的为数不多的作品，我们便又可以肯定这位作家在他所属的那一代作家群中并不典型，甚至可以说是很特殊的。这种特殊性构成了他的价值，也构成了我们研究这一创作现象的契机。

徐怀中创作现象——让我们提出这一命题，它所跨越的时间，它所蕴含的特质，它所出现与消失的某种规律性，都在向我们

们显露出这一命题的某种意味。

从1954年发表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起，到1985年发表迄今为止的一部小说《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作家已从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军官变成了今天两鬓染霜的长者，漫漫三十多年，这位仅用一年的冬春就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被叶圣陶先生赞为“挥洒自如”的写作好手，捧给读者的作品仅仅才有一部长篇、三部中篇、十个短篇和一部电影剧本。我们不得不惋惜地说，他写得太少了。无论是比起他的同代作家还是比起新一代青年作家，他的作品数量都是少得可怜的。他本来应该写得更多些、更多些，因为作品所透示出的作家的影子是一位从容潇洒、才思敏捷的人。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欣慰地说，在过去三十多年所产生的许多作品已被淘汰和面临淘汰的今天，我们回头一一展读徐怀中的创作，仍能获得一种激动、一种欣喜、一种恬淡却悠长的体味与享受。虽然不能说他的笔下字字珠玑，但面临的淘汰机率却是很小的。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的，特别是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活严重地覆盖艺术创作的年代里走过来的中国作家们，能做到这一点更是极少，简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

艺术家应该有一种源于自身天良的执着，有一种支撑着丰富繁杂的精神世界的忠实于生命本体的勇力与品格。人生犹如茫茫大海，个体的生命只是漂泊于大海的诡秘波涛之上的一叶小舟。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种执着、这种勇力与品格就是使小舟不致倾覆、赖以存生的桅杆上高悬之灯和手臂中划动之橹。从一定的程度上说，徐怀中是有着这种执着、勇力和品格的。

“五十年代初，国家正在青春年少，构成了人民群众精神状态上一个令人难忘的黄金时期。特别是青年人，思想单纯，积极

向上，富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正是成千上万这样的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保卫和建设边疆的行列。”（徐怀中：《爬行者的足迹——文学自传》，载《青春》1982年第3期。）在共和国的这段青春年少时期，部队文工团员出身的同样也是青春年少的徐怀中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希冀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从1954年到1957年以极快的速度写出了起点很高并迅速走向成熟的一系列短、中、长篇小说作品，特别是被叶圣陶先生誉为“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的《我们播种爱情》的推出，展露了这位青年作家的卓越功力与才华，在国际、国内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声誉。在这一段时间里，作为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研究员的徐怀中，像成千上万义无反顾献身边疆建设的热血青年一样，一直生活战斗在祖国的西南边陲。他曾带职入伍，在一个连队任政治指导员，和战士们一同在雪线以上空气稀薄的高山上修路。这个部队，由于强度劳动和高山反应，使身体不支，加之工伤事故，在完成几期险峻工程后，减员数字要超过他们参加淮海战役时的伤亡。他的“心脏也发生严重亢进，还是坚持着，没有下山。”这就是他的小说处女作《地上的长虹》产生的基础。

1957年底，徐怀中的短篇小说《松耳石》的基础上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刚刚经过一场大的政治风浪，我很小心，剧本搁了两年。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平叛，自认为这个作品多少反映了西藏阶级斗争情况，拿出去发表了。不想正赶上了下一次风浪，招来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批判。”从此之后，除了在1964年发表的一个短篇《四月花泛》以外，徐怀中正整沉默了二十年。对于作为一个作家的徐怀中说来，这二十年应该是金子般的二十年。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应该弹奏出文学生涯的华彩乐章，现实中出现的却是一段寂静。但这是一段何等辉煌

的死寂，对中国当代历史有些微常识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一段死寂所昭示的意义。在这一段沉默的年代里，徐怀中并非那么安然，他拿着笔怀着一种素朴的诚挚做默默的挣扎。无论他自己怎么看，《四月花泛》就是这种挣扎所结出的果实。“写这篇东西，我希望做到出自平凡，近乎天然。着意于人物细微的感情波澜，而回避任何人为的强烈的戏剧性波折。”这篇作品是作为“四好五好”征文发表的，虽然徐怀中说他并没有想过去配合这个运动，但他毕竟是配合了。当然这几乎是他写作生涯中唯一的一次配合。这是当年轰轰烈烈写好人好事的小说中的一篇，现在回头去看，在那些多如牛毛的“四好五好”小说中，这篇小说几乎是最好的一篇。可以这样说，当年处在文学的特质被严重扭曲，浮夸风、概念化泛滥的潮流中的徐怀中对于那潮流的抗拒并非是自觉的，甚至也不能排除他挣扎着去适应那个潮流而做出的努力，《四月花泛》可以说是这种努力所结出的唯一的果实，虽然对于“努力”本身这颗果实是酸涩的。如果我们现在说徐怀中当年自觉地抵制了那个荒谬的文学潮流，那么我们就陷入了一种新的虚假，因为那个潮流在当年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但事实上他毕竟是抵制了，而且抵制得那么顽强，以至于他自身的努力都在这种顽强的抵制面前败下阵来——作为“四好五好”征文而发表的《四月花泛》今天读来依然令我们觉得亲切而且清新，因为它绝少浮夸与概念的垢迹，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颗素朴而美好的心灵——那么，是什么东西超越了理性的努力而构成了这种顽强而可敬的抵制呢？我们只能用前面的几句话来回答：这是艺术家的源于天良的执着，是潜流于生命之中的勇力与品格。这种执着、这种勇力与品格犹如孙猴子的金箍棒划出的熠熠闪光的金线，严格地标示着精神世界中高贵与平庸以及卑俗的界线。正是靠着这

种执着、这种深深蕴含在也许是随和的外表下的勇力与品格，做为以写作为天职的作家的徐怀中才得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度过了创作的黄金年代——三十岁到五十岁整整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也正是靠着这种执着、勇力与品格，才使得沉默了二十余年、年过半百的徐怀中以俊逸洒脱的文字写出小说《西线轶事》，为广大读者捧出一片炮火硝烟中洋溢着青春的美丽与壮烈。

继《西线轶事》以后，徐怀中又陆续写出了短篇小说《没有翅膀的天使》、《那泪汪汪的一对杏核儿眼》，中篇小说《阮氏丁香》、《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重新拿起笔来的徐怀中毕竟没有二十多年前那位英俊的青年军官的那份潇洒了，虽然在小说的语言功力上这种潇洒表现得更加精到且成熟了。他似乎写得很吃力、很沉重，用他自己的话说“简直是在爬行”。对他来说，自然状态的黄金年龄已经不可追回地逝去了。但是，面对一位始终执着于斯的作家，我们难道能够就此抛却对他的一种深深的希冀吗？

二

徐怀中的小说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是他的一贯追求。这种追求，形成了徐怀中创作的一大特质，那就是，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以现实生活的原初状态升发而来的。故事是来自于生活，每一个人物，也隐约可以感觉到强有力的生活原型的影子。这种对于生活的追求一经启动，便不可抛却，深深地潜入他的每一次创作活动之中，使他的作品从结构的处理到人物的塑造，都带有很强的生活基色。正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这种追求也有一个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就徐怀

中的创作而言，这一追求的发展过程可以做这样的概括：从模拟生活到再造生活，从反映生活中的事到表现生活中的人。

发表于1954年8月的处女作《地上的长虹》，已经表现出作者生活底子的深厚和在创作中专注于生活的精神与热情。这部作者的试笔之作虽然也写出了几个较有个性特点并带着相当的生活基色的人物，但在这里作者对生活的那种专注更多地用在了事件的描述及其完整性上，人物在这里不过是为了描述事件而出现的必要的陪衬或是解说符号。当然，我们在这里对这部小说做过多的苛求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因为它毕竟是作者的处女作，而且就是这部处女作，由于它的叙述语言的惊人的成熟也还是把我们带入了作者所要展示的那个年代以及那个世界中，让我们领略了康藏高原特有的色彩以及建国初期献身边疆建设的解放军指战员的高尚风范。

在以后所写的几个短篇作品中，徐怀中依然执着于这种追求并且使这种追求较快地步入高一些的层次。在发表于1956年的短篇小说《十五棵向日葵》和发表于1957年的短篇小说《卖酒女》中，这种追求的进步是很明显的。在这两篇小说中，事件退出了主导地位而成为附庸，人的情感、人的个性占据了作者构思与描述的中心从而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十五棵向日葵》写一个在藏工作的女军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碰到了自己丈夫以前的战友和情人——一位因病流落在藏区十五年的女红军。作品通过女军医的眼睛和心态活动，栩栩如生地写出了这位身穿藏袍的女红军的高尚情操和心灵。人物之间的特定关系使人物的对话和行动虽细微却有力，虽轻松却沉重，从而使人物形象坚实丰满起来。作品中那十五棵向日葵的出现，既是故事发展的契机，又为主人公性格的塑造营布了一个浓郁的象征氛围，令人过目难忘。《卖酒女》

是徐怀中早期短篇小说写得最出色的一篇，行文如诗如画，人物性格的进展朴实自然。读完全篇，在作品开头以卖酒女出现的那位傣族少女刀含梦便像一缕清纯的白云袅袅地缠绕在我们心间了。比起《卖酒女》，《十五棵向日葵》便显露出一些弱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徐怀中小说创作逐步走向成熟的艰难步履。同样是很丰满的人物形象，同样是很鲜明的人物性格，在《十五棵向日葵》的描写和叙述中就出现了相当的斧凿的痕迹，一些构成人物性格的有力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妨可以说是失之于自然，比如说作品中两个女人的特定关系，这是使整个小说得以构建的基础，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人工的巧合。在这两篇小说之间发表的短篇小说《松耳石》或者不如说根据《松耳石》写成的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与《卖酒女》比较起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早期徐怀中创作的两种方向迥异的追求。在《十五棵向日葵》中，偶然或说是非凡的情节因素已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有力手段，那么到了《无情的情人》中，这种戏剧化了的构思便成了作品的主干。“传奇性”在这里便取代了“生活化”而成为作品的基调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想通过一个爱情寓于仇恨，情人却是死敌的传奇性故事，来概括西藏带有中世纪色彩的社会矛盾。”应该说《无情的情人》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否则它便不会在当年就刺伤了那么多人的神经从而招来一场颇具规模的批判，也不会在二十多年之后又受到人们的青睐以及又被招入眼目地打入冷宫。在这里，“传奇”依然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通过形式这座桥梁通向的彼岸终究是人，是人的性格和人的情感。不管怎样，在《十五棵向日葵》、《松耳石》到《无情的情人》这些作品中，我们开始看到与《卖酒女》等作品有鲜明区别的另一徐怀中的起步，一个奇崛突兀、神秘莫测的艺

术天地似乎正在慢慢地弥漫开来，把我们笼罩其中。做一种设想有时候能使我们获得某种蕴含着极大的丰富性的启迪，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想像空间。让我们现在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那场对《无情的情人》的不公正的批判呢？如果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去扭曲正常发展的文学创作呢？那么组成徐怀中艺术世界的会是怎样一种色彩呢？那么“生活化”的徐怀中与“传奇化”的徐怀中怎样在这个艺术世界中共存呢？但假设只能是假设，在假设变成现实之前，这种假设是不会有答案的，即使是徐怀中之自己大概也无法做出确凿的回答。

这里应该谈一下写于1956年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这部作品对于研究徐怀中的创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迄今为止作者发表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并且也标示着徐怀中前期创作的最高成就。这部小说叙述的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发生的故事，小说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为舞台的中心，为我们塑造了十几个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从工委书记到藏族姑娘以及女土司，读后都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即使是涉笔不多的人物，如复仇的藏族少女珠玛和贪财的涅巴俄马登等人，也都获得了相当大的人物性格的自主性，显现了作者很强的人物造型的功力。小说中时间和空间的处理自然而潇洒，疏密得体、张弛相当，以康藏公路的修筑为一个大的背景，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西藏的一个名叫更达的地方劳动着、生活着、斗争着的汉藏两族的人们，所播下的深深的情感，所收获的丰满果实。小说中引人入胜的还有康藏地区特有的地域色彩与风俗民情，小说中这些方面的描述文字淳朴而生动，给人很强的可触性。当然小说的主人公还是那些献身边疆建设的以自己的青春在遥远的异乡播种“爱情”的男女青年，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五十年代的人民共

和国洋溢的青春热情与光彩。

二十多年以后的1980年，徐怀中发表了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在这篇被评论家们誉为新时期中国军事文学的里程碑的作品中，徐怀中充分地展现了他那被压抑了多年的“创造境界”的才华（见叶圣陶《读〈我们播种爱情〉》载1960年2月6日《光明日报》）。这是一篇以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为题材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几位各臻其美的女电话兵以及一个有一个女孩子名字的男步兵话机员。战争有着血肉的惨烈，有着炮火硝烟的弥漫。这些都应该用铿锵的旋律和强劲的节奏去表现。然而徐怀中则别辟蹊径，更真切也更加令人动容地将我们引入战争的氛围中去，向我们展示那场局部战争所蕴含的历史的深刻性和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刘毛妹形象的出现震动了文坛，也震撼了广大读者的心灵。《西线轶事》在1980年度的小说评奖中以绝对优势的高票积分名列榜首，并且开启了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新生命的先河。《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等优秀作品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都曾得益于《西线轶事》的启迪。

在《西线轶事》之后徐怀中又先后写出了几个中短篇，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两个中篇：《阮氏丁香》和《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

作为《西线轶事》续篇的《阮氏丁香》是很引人注目的，它是以《西线轶事》的主人公之一陶珂与她抓获的女俘虏阮氏丁香在战俘所里相处的一段经历展开故事的。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充分使用了1965年他去越南南方访问所得到的一些积累和体验，努力要写出以阮氏丁香及其母亲六姐为代表的普通越南人民的生活遭际及其心态活动。应该说他的这种努力是成功的，阮氏丁香及其母亲的形象在小说中有着很强的存在力度。相对而言，在《西线轶

事》中生动丰满的陶珂在这里却显得苍白干瘪了，几乎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人物，一个因为要讲故事而设置的听故事的人。当然这部小说与上篇的重心不一样，题名就是“阮氏丁香”，但是看到自己喜爱的一个人物干瘪下来，对于读者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下面让我们来谈《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读了这部小说，我们能够感到饱经风霜却童心犹存的作者在与我们做诚挚的推心置腹的交谈。作品中那位和蔼可亲也是迂得可爱的老军人分明带着作者几十年的生命经历所赋予的感慨与体验。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情绪——对人民的忏悔之情，一个从小献身革命、战斗劳碌了一生的老军人的忏悔之情。作者驱使他的主人公做着在现实也许不可能做的事情——离休后来到妻子的故乡，一个叫作牛背的山村住下来，在这里追忆过去，并且在这里展开未来。作者在这里倾诉着，倾诉一种理想，倾诉一个心愿，创造一个升华了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生活着一群可亲可爱的生命。读这部作品，甚至会使人联想到陶潜笔下的桃花源。但牛背毕竟不是桃花源，牛背经受了应该经受的一切，像中国所有的乡村一样。老军人也经受了同龄人所经受的一切，甚至经受得更多。他们带着尘世所有的痛苦与艰辛高立于尘世之上，向我们昭示着一个并不遥远却难以达到的一个美好所在。作者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每个人读后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答案。

三

我们已经匆匆地在徐怀中三十多年的创作道路上做了一番象征性的巡礼。我们不太累，甚至有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因为他

写得实在是太少了。但是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仅仅是由于他写得少、我们读得少，因之而来的眼睛的非疲劳感吗？不，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源自读完他的作品后的我们的心灵。当然我们所感觉到的不光是轻松愉悦。还有更进一层的幽感，但直接的、形式的感觉毕竟是轻松愉悦。

一位西方的哲学大师这样说过：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不是别的，只是表达自己感受的能力。那么对于小说家来说，这种表达能力在很大的比例上是指小说家所使用的唯一的工具——语言，是指小说家驾驭语言的能力以及营造自己独特风格的语言王国的能力。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在展读徐怀中的作品后会感到轻松愉悦，是语言，是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随着人类对语言世界的认识和体验逐步深化，现代的我们越来越难以像古人那样用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来概括某一位作家的语言风格了。用语言来概括语言风格，使我们想起一个人抓住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的故事，即使是一个力能拔山的力士，也只能把自己的头发拔光而已。这是一个悖论，一个令我们惊慌失措的窘境，而我们却不得不走入这个窘境之中。既然已经走进来，就只好尽其所能。

读徐怀中的作品，总有一种悠游的感觉。脚下是一条平坦却蜿蜒的小径，径的两旁是低矮的树丛和星星点点的小花儿，阳光很好，白云在天上丝丝缕缕的扯着，显然是不会下雨的，有风，徐徐地吹，带来不远处那条河的清淡的腥味。于是你只管放心地向前走去好了。这就是徐怀中的语言所给予我们的感觉。他的语言总能给我们一种安全感、舒适感，一种心绪的陶醉和潇洒。这种风格似乎在他的第一部作品中就建立了起来：

不要说是青年们，就是牧场上的老人，也没有谁不知道白玛。这个姑娘的嗓音清亮清亮，唱起歌来就像是誰在吹竹叶呢！

这是《地上的长虹》的开头。我们不是已经开始踏上那条蜿蜒而平坦的小径了吗？

在他前期创作的名篇《卖酒女》中，这条小径就显得更加迷人了：

……他发现刀含梦摆酒摊的地方空着，不由觉得轻松了些。说实在的，和这个卖酒的女子打交道，很有些伤脑筋呢！但，当他走开时，总觉心里有桩事放不下。是什么呢？他对自己承认，是想要知道刀含梦今天为什么没有来。他打听另外几个卖甜酒的女人，她们说不晓得。算了！管这些闲事做什么。于是转身走去。可是，他抬起头，透过一丛木瓜树，望见了那座独立的小竹屋——这是刀含梦的家。

一种不露声色的感情传递，一种大巧若拙的心理追踪，这该是徐怀中语言特有的力度吧。

写到这里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语言之于作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真的“练字”练出来的呢？所谓“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所谓“僧敲月下门”的“敲”字。如果说“练字”之于古诗还说得过去，那么之于现代的散体文学呢？展读徐怀中的小说给了我一种启示。语言是作家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作家生命流动的一种方式，所以语言应该是带着作家生命的本来节奏和本来色彩的。语言之于作家，应该是一种素朴、一种真诚，一种纯洁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再造。徐怀中似乎一开始就对语言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体味，当然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依然是真诚在这里起了作用，语言风格的魅力不过

是这种真诚在形式上的积淀而已。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种积淀也许是最深沉最有价值的一种积淀，它决定着作家是否能使自己的语言被赋予一种生命的润感。徐怀中获得了，并且始终执着。

在《西线轶事》中，我们便能更真切地体味作家素朴而潇洒的语言给我们带来的享受了：

太阳就要落山了，六姐妹一字儿排开走回驻地。她们洗了个痛快，一个个头发蓬蓬松松，夕阳照耀下，那红润的皮肤像是透亮似的。驻地生产队的妇女们抱着孩子站在路边上看，她们议论说：“九四一部队招女兵，怕尽是挑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

四

读徐怀中的作品，掩卷之后，便进入一种宁静的状态之中。你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不用去说，只是闭着眼在这种宁静之中徘徊。你如同结交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正直和善、委婉持重并且心地纯洁，你在这种不意而获的新的友情之中有一种微微的眩晕感。

徐怀中的作品在向我们隐隐地透着什么。

甚至在他的第一部作品发表之初，他便受到了一些火药味十足的并非善意的批判了，以后这种批判也每每伴随着他。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顽强地坚持着自己创作的品格和个性，有退让，也有不得已的检讨，但是他坚忍着，他的笔始终没有背弃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他的那种源于天良的执着。

这里就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凸现出来了，在我们所景仰的中外